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儆帚藁畧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光緒

謄録監生臣秦　澐

敝帚藁畧卷七

宋 包恢 撰

說

拙默說

拙與巧反默與言反拙默近實巧言近虛三代以前道明道行巧即此心之智而無智外之巧言即此心之聲而無聲外之言未始專以巧言為惡以拙默為美而墮於一偏也晚周以來人心非古機巧深而邪說熾莊老

始得以售其一偏之說而一主乎拙默似亦足以中當時之病以迄于今蓋已千六七百年巧極於姦詭言極於淫詖仰視晚周何啻倍蓰之弊苟有能寧拙無巧以歸朴寧默無言以入誠則豈惟不流於汚世之弊將在我可以進古純厚之德矣然律以吾道則有未必皆然者夫巧言鮮矣仁則亦不以拙默為非者然智譬則巧則巧即行所無事之智或語或默時然後言亦天機動而天籟鳴自不能已者若一於拙默豈吾道之正乎周

先生之原流具始實出於老氏此拙默之説所由出也惟其姿器高智識明其後已純乎聖人之學而為世醇儒矣通書四十章何拙何默云乎哉中間如言聖則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無所謂拙矣如言擬議則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無所謂默矣若眞默而識之猶可也心勞日拙可乎哉順理而不鑿以巧妄則若拙而非眞拙篤行而不泥於空言則若默而非徒默庶乎其可矣金溪何兄珍伯求拙默

之説信筆書以贈之

桂林説

自昔人有誤以月中有桂而以桂林一枝為策高第之喻者於是迄今又誤以為秋舉登名者之喻此其智識之不明甚矣月中豈有桂哉朱文公謂光中之微翳乃山河之影足以破千古之惑其然乎豈其然乎月本陰魄而不明也所以生明者受日光而明耳然外雖受日而明内魄日照所不及者其魄仍隂暗也其明中之微

翳即其内魄之痕迹隱隱於中而不可掩没也予實親見而親驗之知其然矣若曰果有桂可折是與兒童之見何異然則桂之所以可貴者何如哉蓋萬物莫不盛開於春而衰謝於秋獨桂乃當衰謝之時而為盛開之日上馬如二南變盡魯叟乃筆春秋七國戰處鄒軻方談仁義其次如伯夷在商季衆濁而獨清屈原當楚亂衆佞而獨忠誰實為知花之貴者哉戒以白露申以嚴霜而其色黄中其香高清有霜露不能瘁若威武不能

奪者秋方悲憂而此則堅正自得秋方蕭條而此則幽獨自媚不以炎變涼而異不以燠變寒而沮不求聞而香自遠不求憐而人自愛乃花中之特立獨行者固不願與春花之富貴者爭妍而競麗也而人能卓然自立於衰亂之俗悠然自樂於山林之中不悲賤貧不貪富貴不怨失時不悔晚達不惡淡泊不戀紛華惟知上師孔孟下反夷原以遺芳於萬世者乃人中之桂也曰希桂云者取科第云乎哉寧都舊友盧伯祥嘗植雙桂於

家塾之前今幾年所矣而其茂林奇花芬香可愛不改如初其嗣其讀書其下每追慕所怙益加愛護惟恐有傷馬求予扁其名而發明其實予嘉其志既為之作二大字且斥其從昔說者之誤而取桂之實可貴者以勉其進學如前云

山水源流說

予觀韓文公南山之末章曰厥初孰開張俛仰誰勸侑創茲朴而巧戮力忍勞疚得非施斧斤無乃假詛呪鴻

荒竟無傳功大莫酬僦是未知厥初如之何而為此山也噫使開創之初果戮力勞疲且待於施斧斤假詛呪則是若以人力之智巧為之矣豈造物者易簡自然之理哉自古聖人知之而不言後世不知而不能言宜乎自鴻荒以來竟無傳者韓公欲窮其說而不可得也況於他人乎予嘗忘其愚而妄有說曰山者水之所為而水者氣之所為也始初浩然一氣耳一氣自靜而動動而後靜陰陽之所由分也有陰有陽則二氣相摩而交

感交感則水生焉而二氣之精始于此乎洩也故曰天
一生水天則陽為之地則陰為之水之生者雖天其成
之者則地猶男女也天為男地為女其生成為水猶男
女搆精即水也水既天地相合而生成則陰陽相雜清
濁相溷雜之初皆水也惟夫清者則自終為水若今之
天包其外而載地於内四海會通皆此水也在中間則
大者如聚而為大澤流而為四瀆等是也其次小者千
流萬派亦皆此水也惟夫水之重濁者則其中之渣滓

如泥沙然乃一發流下而為山其石則濁之尤者也譬之今世兒童之戲者以沙和水以手捧之瀉下而為假山者莫不相似始初濁水之為山正猶是也自水既生成之後則其流下為山之時即此氣實行之想其行時氣在水中混混浩浩湯湯洋洋湧溢傾瀉奔放衝蕩乎虛空中勢無可禦力不可遏其大者如泥沙之堆積突起下博厚而上尖鋭若五嶽等是也其次或低或昂或縱或橫千態萬貌不可窮極皆此濁水渣滓為之無非

自高湧下以今觀山之首尾與夫石之縫罅猶皆可驗而凡山之勢猶或有似水浪洶涌之狀山之麓又或有似水過蕩漾之痕而山間或大溪澗或小池塘未有無水之流行潤澤者否則鑿之即隨淺深而出為泉為井以山者元皆水為之也其間或有氣之轉旋田幹而曲成者表實裏空空者深杳而實者延袤則為巖洞今所在巖洞間殊形異狀怪怪奇奇無不由上倒懸而下垂尤可見也方其水之湧下也非悠悠徐徐而來也氣之

所行不疾而速至神也有如天之行即氣之行也人呼吸一息之間天已行八九千里矣以是驗之想其初也水之乘氣而行神速之極不出一息之頃而無窮之山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以儼然森然彌滿宇內矣抑山者有情意之活通有精神之飛動第昧者不見耳或前去而顧後或後來而望前左右亦如之如揖如拜如立如坐如抱如負如拱如挹如送如迎如馳如逐雖相去數百里或數千里之遠亦如相與相扶相感相應相交

相助益無非一氣之行周流貫通如人一身内外上下同一血脉無有間斷氣行之時已無非此情意精神之運故山成之後此情意精神自軒豁呈露輝光發越不可掩没有如此者聖人以地有理而察之有法而觀之正此類也氣即此理此法也豈人力之所能為哉然或閲其形象有似於人為者或如排布或如制作或如裝飾或如捏塑或如裁成或如畫就或真如施斧斤而撲斲之精美如假詛呪而鬼物之幻出者曾不知造化之

神氣機之速以一水之爲在倏忽之間立見其生成之妙有不可致詰者一毫人力之智巧何與焉此豈宜韓公之所未喻歟南山之所形容者工矣然宇内之似南山者何限使得盡經品題不亦偉乎第恐未大究竟洞明厥初則亦重戮力勞疚之疑耳若予之説則又山經地志之所不載果何如哉果何如哉

介軒説

昔有清江友人以介名其亭者嘗求予爲之發揮其旨

矣今又有章貢友人陳君翔卿亦以介名其軒復欲予為之剖決其義焉予謂介無二理則亦無二説乃再以告君曰世之言介者小矣予請大之介云介云性行之一節云乎哉為直方為強義為堅確為正固為果斷為乾之剛為夬之決為大畜之止健為大壯之正大其本之心則卓乎中立焉有所倚思不出位立不易方無陂無阢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有屹乎其不可動截乎其不可踰者存焉其見諸用則無為其所不為不為然後可

以有為又非徒曰狷者有所不為乃有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者也若精則非禮非義之禮義大人弗為粗則詭遇得禽若丘陵御者弗為為上者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矣與彼為宮室之美為之為妻妾之奉為之為所識窮乏之得我而為之甚至放僻邪侈之無不為者何啻霄壤之異哉故凡處是非邪正公私之間當行止取舍去就之際分限明而界隅嚴猶律度之定而分寸長短不可亂也惟知有一公一是一正

而已不則為私為非為邪毫釐不犯焉惟知有當行當取當就而已不則必止必舍必去絲髮不妄焉雖或有可不可之疑似者亦眇微不差而無或有傷焉義所弗乘則舍車雖馬千駟弗視義所不食則遠行雖一簞食不受細而於人一介之不取上而祿以天下而弗顧皆以非義之故不可越出此界也不以道得則雖所欲不處而富貴不能淫不以道去則所惡不去而貧賤不能移非其招不往則在壑喪元不忌而威武不能屈

死生亦大矣成吾仁則殺身而不憚害吾仁則求生之不屑一豆羮得失之雖微而繫一生一死之匪輕或嘑而與之死亦不受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故生不為茍得患有所不避以生死之大而其介如此則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浩氣充塞配義與道舉天下孰有一事一物之足以動其心哉介也果可以一節名乎哉然此非可以强勉矯激而為之者非知道之至而謂之至道之凝非明義之精而謂之精義之神未易以言介也

豫之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其道之至義之精而知幾之神者乎夫悦豫之情乃人之順境欲界最易於流入而難於拔出者惟隱然微動之初超然見幾之早能决然如石之確而脱然速去之無留滯也此聖人於豫所以特以介石而發知幾之神所謂斷可識矣况豫獨取六二為介正以為中正而介非一節之偏明甚蓋豫者悦也既能使人之氣弱六者陰也又能使人之意柔惟二有中正之德故弱而能强柔而能剛雖處陰悦之中

獨有剛强之守而不出中正之界如石之不可輕動而幾之未能先見此其所以介也故由介之知幾推而至於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以為萬夫之望則介之為道為義大矣哉若後世則不識其大者而小之矣以通與介而對言者誤矣以廉與介而並言者末矣抑逮德下衰真知介者難矣徒見其通者多而廉者少往往通者又指廉者為不通而廉者亦有時變而為通矣廉特介中之一細事爾猶未易得也況於介乎使有知介之為道

義大而進學焉則豈止不為界汚之通而僅為似潔之廉哉可速則去可久則處可仕則不去非通而實介也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非廉而實介也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緇其為介也不可及矣且大知識者以聖人為師斯可矣是說也非為名義之虛言而皆為履行之實言無狃於虛而必履其實則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君其懋之

鄭純子字說

城南鄭君有意于為學者也元名應雷以未稱其為學之意而求予易之自示予以可名之目中有無妄予謂莫粹于此也且卦取天雷亦不失元名應雷之旨乃以無妄為其名而字之曰純予欲其自此以往純乎無妄而不雜以一毫之妄也且因以諗之曰易之取義以剛為善非剛則為惡以剛為正非剛則為邪以剛為誠非剛則為偽善也正也誠也是之謂無妄反是則惡焉邪焉偽焉皆妄也以卦取之則震一剛而動以乾之三剛

以爻取之則震一剛而雷為主於内無妄之義彰彰矣當天下雷行無一物不與此無妄則亦無一物不得此無妄况于人之靈于萬物者其無妄宜何如哉然人之心内為氣質所局外為物欲所引則厥初無妄之剛所得于天者其後或雜以偽而不能純乎誠於是本心之無妄者至是而多妄矣今君欲因名求實因字取義則盍亦深思而痛省曰一日之間自朝迄夕此心憧憧往來無時出入能以剛為主而不妄動之時少非以剛

為主而妄動之時多至于夜而卧卧而夢則尤昧其所主而非以天動者尤多而不少矣可不畏哉盍又反而與此心自誓曰中心自此決不可以妄動而必動以天之剛内心斷不可以妄主而必主以雷之剛庶幾可望以至于無妄而能純矣乎體乾體震曰細行細德云乎哉君其勉强而行之

李居仁字説

李君名士安字居仁予故友吴本立所授也久之李告

予以仁者安仁中心安仁之說而曰安者聖人之事是豈容僭予謂仁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也所異者生知安行之質仁則同安固難也夫豈不可學哉以常人而望聖人雖若甚遠然有志於上或得其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苟能志于聖人則安仁猶有可以求至之理使先自暴自棄以為仁非吾心之所能安則終不可以期其安矣況仁亦隨人分量之深淺皆有可以言安者但能用力于仁志專一而無他向則亦可以為安若

夫不仁者可與言哉不安于仁則安其危爾亡國敗家之本也何有于安哉故所深患者在反安于不仁者也葢不仁則殘忍而安于殘忍不仁則賊害而安于賊害不仁則放恣而安于放恣不仁則肆欺罔而安于欺罔不仁則逞私慾而安于私慾不仁則溺于酒色財氣而安于酒色財氣凡不仁之事何可勝數是安非所可安者茍安于其所不可安而于所當安者若本心之仁剛健中正純粹至精如乾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乃暴棄

而不恤如人有安宅身所安居今乃曠而弗居宅為空舍反茫茫泛泛逐逐於外愈出而愈逺不知艱難險阻勞苦危殆有何樂哉然此心之靈不可終誣此心之明不可終泯有能一旦自疑自悔不安于此倏然自覺翻然自反歸而求之向如旅人逐物于外今為主人來歸于内永為退藏休息之地而畧無妄動輕出之萌則知止而定有定而靜能靜而安雖未至于仁者之安仁而吾能自處不離乎此習熟不厭乎此緝熙不已乎此是

亦所以為仁而居之安者策而進之充而長之則中心安仁之境未必不可以積久而到我欲斯至克念作聖亦豈有終難終遠而不可至哉況志于仁而知必如聖人然後安則視彼凡人之不仁者必有不容以一息安而斷斷乎其不為矣何害于仁哉李君欲為尚志之士者也求所安而居仁焉是大人事也試以愚言思之以為然乎不也

吳九萬字說

至高至遠莫如天嘗聞之言天者矣計少以里其直徑凡三十八萬七千里内以四遊之極為四表則地在正中央上下當無不通也今姑以地之上計之則亦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有如鵬雖大而上止于九萬里則尚未及天下之半也何敢望其知天之高遠哉第以是而示人則鵬亦可以為高且遠耳蓋人之大患在意其趨嚮類汩没于下而不能超出于上上則高遠其人寥寥也下則卑近滔滔皆是也或如雀之啄粟于場或如鷲

之貪魚于水皆飛而下者其卑近固不足筭矣其有飛而上者亦僅如雞之棲于樹端鸞之遷于喬木而已求其如隼之戾天鶴之冲天雖去天猶遼絶而亦鮮矣至以里計則或一二里或四五里而止上焉雖如鵠之逸雲際不過上而一千里又上焉者雖如鳳之翔天衢不過上而九千里此鵬之所以高遠下視而衆禽有所不能企及也惟是上觀諸天則又未至天半此所以猶未知天之高遠𣢾然此皆未離形器而論耳形而上者謂

之道乃度數之所不能算又豈可以形器限量論哉神妙無方變易無體仰之彌高高不可極望之彌遠遠不可窮雖有形之天且猶有憾也況于鵬者可以同日語乎雖然道固高遠也終不可幾及而希至乎茍有能直知反也而自求之則極高而庸知遠之近天命為吾性知性則知天天非彼蒼之天性吾有生之性在盡吾心而已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高心遠雖如天不出乎我也吳氏子名九萬字幼遠欲得予說故予以高遠

規模廣其大志以切近心性勉其實用由下而升上高遠可望矣請更以問之雲卧令叔以為何如加講切而究竟之求所以致廣大而盡精微大人事也勉之

送崔教授說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人也人知人之為貴則舉天下之所貴不足以易吾之良貴而決不肯自賤矣人知人之為重則舉天下之所重不足以易吾之器重而決不肯自輕矣若曰

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也若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别聲被色而生也天地大矣方以人爲德爲心則人即天地天地即人是其分雖父母而其心其德雖父母不得而子也大於天地矣陰陽鬼神五行舉不出諸人則人也豈不貴乎豈不重乎若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卒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人者非
蕞爾形體之謂也混然宇宙之理全具在人而本諸身
徵諸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豈不貴
乎豈不重乎人而知人之所以為人者如此其肯自賤
而不自貴自輕而不自重乎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者
知此人也君子以人治人治此人也人其父生而師教
之教此人也學所以明人倫明此人也凡今之主郡學
為人師者其皆知此教乎不知此教而曰授受不知所

授者何事乎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此之為教斯知人之為教矣人之生也此道之教也以之教人還以授之耳無餘事也此豈梏于蕞爾之形體者所能知哉鄉友崔希易將分教江陵予也敢以是説勉之此人也彼亦人也求盡我之所以為人者以教人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輕賤之微者為小人甚者為非人非予之所敢知也

願自貴願自重

朝聞夕死說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謂也謂道重於死乎非也死乃道也離道而論死者非惟不知死真不知道夫道也者圓神而無方也通活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回而無倚也屢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混浩流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為動靜則動必有靜而靜復為動為往來則來必有往而往復為來為進退則進必有退而退

復為進為闔闢則闢必有闔而闔復為闢為盈虛則盈必有虛而虛復為盈為屈伸則伸必有屈而屈復為伸為消長則長必有消而消復為長為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復為出此一機也其混浩流轉豈有窮哉然則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以動静往來進退闔闢盈虛屈伸消長出入者之為也易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者正此之謂乎夫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以死復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反

終以終還為始非斷絕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之説矣反其終之死則復為始之生而知生之説矣此死生者所以非為人小己之私乃為道大化之公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者道而死亦道則生死何與我而我何私為之好惡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

有死道如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即知朝夕之道矣彼二氏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必有生者道也釋氏乃欲寂滅而無生曾不知樂於寂滅則道絶矣無生猶有夜而無晝也有是道乎靜必有動生必有死者道也老氏乃欲清靜而長生曾不知樂於清靜則道膠矣長生猶有晝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實大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死不復生始而無終終不復始則道為有窮而非道矣

所謂生生之易者正以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生猶死也事死如事生者死猶生也易之反覆上下而變通不窮者此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二氏者葢皆生死為一身之私而不知此道之公耳生我死我一聽於道何不可之有要必洞然於中而無秋毫之疑庶乎時至而能死也夫

容齋說

容非可以勉强矯飾為之者人情物態隨其所遇少拂吾意僅如毛髮許輒為之變色動心者滔滔皆是也是固不足道者若漢劉寬唐婁師德輩世稱為能容然特出於資器之美非本於性分之明其弊將至於藏汚納垢同而不和非真能容也惟顔子之犯而不校者是矣則由其克己無我而天下歸仁也使人之遭怨詈受愆過而方退自敬德雖含怒不啻不敢者是矣則由其迪哲迪哲者乃聰明睿智之足以有臨故寬裕温柔之足

以有容也此豈勉强矯飾者之所能為而劉晏輩之所能知哉抑凡容者為人已對立而言也已能容人固為美矣而心或不平强為容受非休休焉者抑已徇物非中節者未忘彼我是猶有人已之分也若人有技而若已有之人之彦聖而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則人即已已即人大學平天下之章有取者以其平也平則無人已之分矣然其如有容寔能容之猶有容之迹而未底於無迹且雖不分而二之猶有人已者存也必至

於艮其背不獲其身則已且無矣無已則將何以容人行其庭不見其人則人亦無矣無人則將何以容已人已俱無無間可容則宇宙之大一體渾然無内無外孰彼孰此而容之迹泯矣始自有容而終至於無可容其容斯其至矣乎朱兄子順以容名其藏修之齋而欲發揮其說因書此以復之子順惟能歸而求之當有餘師自有餘裕且有不容予言者必將有自得於心矣

祭文

祭王實齋文　遂

世推名流公為第一質猶近古純正篤實文由美中英華炳蔚才堪濟時椎奇周密自少俊偉高視一世以其姿器超羣拔萃加以學問真切深至何啻饑渴飲食是嗜文公我師父母似之篤信不疑直如著龜一言一字服膺不違引伸觸長更多發揮世之學徒少實多虛惟公躬行德行具孚世號賢人多偽少真惟公意誠表裏惟純此心對越可質明神如鸞如鳳梧岡之祥如珠如

玉山淵之光惟公也獨瑞世之望惟公所作行其所學
吏政民庸兵謀將畧頡脱以出遇幾盤錯功在樵川澤
尤優渥自著表表所立卓犖端平之元更化擇賢起家
趨朝日接以遷擢為御史正色直言著是格非詞切色
怡方雖如矩圓亦如規擊奸糾枉夬決大壯舊汚宿贓
魂亡魄喪一時作興斬新氣象海内仰旃如四諫然繼
為侍從誠心格天獻替彌多睿眷彌堅以公才名文武
兼全收御責重暫煩蕃宣姑蘇宛陵江淛名城畐沙潛

藩家師考亭儒效歷試非特循吏仁心仁聞慈祥豈弟
言政及敎示人則儌所至講論懇懇學校惟恐背師面
命耳提文公權度堅守不移衛道之嚴念玆在玆遺訓
之明遺愛之深迹具平生孰如公心不才如僕久蒙刮
目樵川僻宦誤辱收録歲月如流二十春秋辱知辱愛
始終是猶公之甘棠在建不忘僕後二年過不自量亦
敢承乏之徒忝前芳惟聞士民頌公如新乃知政化久而
不泯方將專書省問興居旋以罪去竟若取疎但聞召

命久被親除將由文昌特進公孤仰公入覲柄用醇儒論道經邦非公誰歟繼懐疑貳公胡未至豈謂公乎遽遺斯世海内悲傷心焉如刺人失父師羣黎孰庇朝失老成國論孰是實為國悲非特私恚欲躬拜哭遠未能詣先憑斯文于以告祭二千里外摧折肝肺精明如在監此遠意

祭趙虚齋文 以夫

惟公之生為世之瑞鸞鳳之儀芝蘭之氣玉山之輝珠

淵之媚湛然秋清藹然春意儒雅風流晉人氣味琴綦
局調唐人興致書林之遊目力超詣心聲之出文鋒敏
鋭詩詞緒餘黄秦遺美翰墨發揮鍾王小體志若落落
不在榮貴才則優優有足建事當無事時和平沉粹使
遇事機强立剛毅滿腹精神滿腔智慧武畧兵謀猶若
餘技衆善兼全曾無矜恃心如太虚曾無塵翳以名具
齋以實如是惟虚故明克明克類如燭之照如數之計
出宰南豐縣花竒麗建臺西江甘棠蔽芾樵川牧御剌

器備試漳浦興除利澤純被外庸既成英聲日起宜進
本朝以强以濟遍歷華要綽有餘地出制長江威名愈
偉兩年之間波澄水止入除文昌講讀以侍可行所學
可遂所志嘗自得師理融心契周流六虛發越易義貞
皆不變亨則變矣前所未發今發此理以至他經洞徹
罔蔽語孟詩書見出自已固不詭隨亦不詭異自成一
家自合經旨心事身事平生亦備乇賴經綸期頤是覬
有唐多相宗姓李氏人以望公同志以徯豈謂長徃更

不少俟邦國聞之咸驚殄瘁皇上悲之褒嘉已既故舊哀之欲起莫遂𡵓昔趨承已歷三紀中雖迹疎内實心比聞公云亡義激心恙𡵓仰視公年多八歲公何不留𡵓何未逝韓公有言寧久於世死而有知曾何違離如其無知悲其能幾而不悲者將無窮已不遠薄奠遥揮老淚精明如在神其莅止

祭趙宗丞文 崇礎

嗚呼吾凡秀拔于宗所至頴脫出乎囊中精悍之資謦

敏之性磊磊落落奇奇正正知機之圓如珠走盤詞鋒之直如持棘端詩文英發清新俊逸書畫緒餘神變出入世間之事細大畢明世間之藝游戲俱精早擢高科仕如素宦隨仕而事何事不辦股笥詩書文事有譽胄中甲兵武畧有餘出其智勇平幾冦患有如儒將累功何限自班朝列直氣摩空憂切宗國倍切輸忠痛披肝膽覬少裨益字字行行利病藥石以憂得疾猶力疾言言訖病增竟爾棄捐嗚呼以其才名宜陟未已何奪之

遽宗丞僅止然其平生所立已殊蹇蹇奏篇太史當書
官不必高功言不朽賢人之業信乎可久嗚呼凡所由
生英靈終來凡之將没英靈不推前知其没曽靡係累
真猶白雪去來無滯其竟為天慶雲瑞氣抑再為人從
龍瑞世凡當能化予曷能計弟忝交契久蒙知音比幸
同朝益辱知心年五十八何先長逝予多十六仕恨未
致然加老遺能更幾歲當如韓公其言有謂死而有知
其幾何離如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知者當無窮期斯

言當踐只在匪伊今暫誤恩驅馳鄉部苦辭不獲有旨
促赴匆遽一歸展省墳墓難于久畱尚稽哭訴後祭墓
下當效徐孺精明如在敢告之故望揮老淚泉湧雨注

敝帚藳畧卷八

宋　包恢　撰

四言詩

李養源自號蒙泉求詩于東平包某作此以贈之

水象童蒙以出伊始泉乃白水出自艮止天一初生純一清明厥初始達猶元而亨當其蒙稚涓涓猶細及其漸進混混未止如玉與珠不曰白乎如氷與雪湛不可

汚反求諸已心正如是有生之初純白純懿養之於蒙作聖之功大人不失與赤子同聖如夫子皜莫尚已涅而不緇洞徹表裏溥博淵泉浩浩淵淵皓如銀河月流星連仰觀先聖本同一性自始失養遂終失正氣或雜之內欲蔽伊官或不思外引遠而蒙反成失白反變黑水西流清渭南隅君在家庭習若少成異彼汚世同流濁涇外引內欲永絕勿瀆蒙養宜深游習宜熟濬發爾源如發蒙然放乎四海波濤際天學有源委海可至

矣所不然者有如白水

臨江閤皁李仲章以省軒求詩

心之精明不遠伊邇眢中若正瞭焉眸子舉目有證莫切於視孰名曰省少目取義目當少時湛湛精睟其光神全其見專致老目爲耆則與少異非徒以目而分老稚惟目如少有可取譬實省在心省當如是如開雙明洞見萬類心難常存省不可替心難常覺省不可離心本善者孰非純懿心不善者孰非私利省與不省善惡

關繫省者如醒不省如醉省者如寤不省如寐省者如活不省如斃果能自省卓然奮勵暗室不欺屋漏不愧如目萬象無有掩蔽一不自省冥然罔記外物交引內無紛熾如目老昏無非障翳二者相遠宜知敬忌蟲君少年有目可貴以省名軒軒豁無滯惟道無窮要在遠詣惟言多窮要履實地惟難有常勉無失墜

贈饒仲信靜鏡

乾不一動靜專動直坤不一靜靜翕動闢艮不一止動

静以時本體如是佩主則非惟學初機貴以静入以至終養貴以静習本體既然動静一如乾坤合徳無二無餘心為天君尊無倫比聖賢言心初無論擬心比於鏡佛説云然鏡雖有光孰擬心天鏡光則死心光則活活則不滞死則不豁佛法寂滅匪乾匪坤若復本心非彼能昏人以欲動非動之性所以貴静自動自静其道光明無物可並惟省盡倫是為全人眼高四海至此乃真

五言古詩

留忠齋山淡

身何止不獲其背誰得窺心何存不測其鄉孰能知身心尚無迹屋廬更何即變動元不居問君欲奚適放之彌太虛宇宙總我廬收之付野草山淡斂吾居宇宙非窮大山淡豈云細身心非以形隨寓靡有異此道淡不厭淡中味何窮萬物孰能動真樂此室中或疑天下儒久遊蓬萊島豈伊素草茅但以蓋茅好達者舍此誰若將終身淡仁宅本同歸問舍非自私宇宙浩如許藏用

如謹獨山固屹不移茨澉當再覆覆可久自娱庭草聽自如芽茨或不翦古聖興不殊樂山見仁人如茨看榮貴此屋雖似卑誰識最高致

贈寫神丘照堂

嘗觀孝子圖畫子事毋事閒君畫最工事毋孝亦至人稱汝畫奇未知事毋慈我今為拈出欲以勵孝思畫不在丹青照不在眼睛方寸不可亂昭昭在心明畫到精一處人人定相如但疑心本一奚為而差殊我心猶赤

子我貌極老衰君雖欲畫我安能作嬰兒

送蒙齋赴召六首

大鈞正旋轉坱圠方無垠乾坤用六子乃使天下春震子實為長龍蟄屈不伸不一動則止一動化萬新嘉熙再仁孝斯時召斯人宇宙在乎手萬化生於身機關一開闔斬新出精神日月無點翳大虛絶纖塵毫髮靡遺恨誰能疵大醇

廣大中精微如崇下履卑川流本敦化溥博時出之剛

毅發秋凛寛裕融春熈聰明靡偏照密察不失時權度
心為甚聖人良在兹思睿睿作聖無思無不思
乾坤常簡易險阻知最精堯舜何艱難難在知人明孔
子每所患因予猶改更險如彼山川無如世人情明天
而昧人古人所譏評卓哉子陸子高具雙眼睛氣貌纔
一顧肺肝見如傾或但因傳聞能見人生平萬象悉呈
露如揭日月行何畏乎功令堯舜為法程所惡利口覆
孔子為權衡欲希象山翁此目不可盲衆欺恐寡信多

僞難皆誠虛受而實責無容偏且輕張陳門下客莫非
天下英後至所居國皆能居公卿濟世才最急泰道非
徒亭下視甕盎內成雷聚蚊蝱鳥須九霄鵬魚必東海
鯨為已與為國灼知在先生
扶顛而持危在天下大勢撥亂而存亡在國家大計一
司一事間未足繫興替馬援為郡守尚不屑煩細惟大
姓黠羌不容有違戾况為公與卿不思大經濟今大姓
黠羌幾倍過漢世中有根本存猶在加護衛大都如奕

棊敗局如已逝如有一勝着敗乃以勝繼巽當知衡權是乃德之制果哉末之難圓神妙蘊筮願言其吉凶大闢天地閉

嘗聞魏仲英謂仕欲行志後宮權豪等損去志乃遂如云皆不可隱身是為智此志雖可稱一節非道備不聞政適人格心第一義如未可與權當道豈易致齊王好貨色孟子不少剌導之百姓同王道真易易自實學不明言與實難離何能格一非適以滋衆偽最是講說多

虛文只成贅經或不如史禍福可趨避下至不害伯猶
能救時弊此可觀世變言之横涕淚道本無不通君子
當不器
四世凡五公貴盛古自昔於我如浮雲光前在仁宅仰
覲我絜齋江漢濯之白下視世所羡腰黄眼前赤度越
此流輩人何啻千百希舜鹿野居介然有如石嘗為耳
目人天子屢前席義難若是懇命豈可終逆非如一小
官去就惟我適況當有道時丘自不與易世方厄三空

實當有長策心肝奉至尊憂勞敢云數行矣金玉聲智勇全趙璧

雨後觀新荷

中夜平旦爾淨把天宇洗此時氣之清隱映如有體挹之莫可得揮之不能靡外不隅毛髮內透徹心髓輕清孰為天天也不離此因行過東湖荷葉恰新美柔莖柄圓蓋嫩綠出清泚下承之浮萍鋪錦雜青紫洒洒無一塵生意正濟濟欲辯已忘言無聲臭至矣

四明決獄由寧海道中

山童首少髮石老脊多骨上猶劔戟鬬下没沙磧窟曾無好步行常有失足驚前若逢峻拒後如迫使傾所幸甚艱難平生備嘗試險阻誰能知乾坤元簡易

觀泉

泉動湧聯珠泉靜湛片玉淵源出以時動靜清可掬憑欄冰雪寒斂衽毛髮肅内以洗我心外以刮我目偶離京塵來對此歌不足詠歸五六人猶疑自沂浴

壽家君克堂先生

良月四之日景物何多竒露洗宇四静月抹天一涯景星助月夜光入清溪湄奎星照江南人文良在兹昔為西長庚夢與斯人期今為南極老微雲淡䨼眉際此小春日勝彼芳春時桃梅妙生意微吐三五枝野垂黄金繸人飽白玉粢芙容花成城孩然凌霜姿暮開紅𦬊茜朝發白蜀葵菊見正中色瀟然疎竹籬不共衆芳競獨與晚歳宜時與物孤特人生復何疑我翁在物表清吟

徹骨肌不以世間利容易得淹伊今年七十二浩然元不衰孤坐小閣上臺融融熙熙布衾紙帳間瑩若氷雪姿自從知止後何思復何為但願主益聖比肩皆臯夔東南盛仁氣不戰屈四夷豐穰歲相似赤子無啼飢得老太平世仁壽非吾私負暄娛愛日煮芹甘如飴無妄漫微疾勿藥喜自隨近談小命者嘗以行年推盛言天河水一氣木主治後來年尚多康强被春祺兒曹心自喜何幸如君詞只今介翁壽數尚踰期頤一百三四十

太古常不離拜手稽首願永庇兒輩癡

馬上口占感梅感事二首

梅兄隨遇處在水涯山巔或有近行路不忌人愛憐儼如敬而遠惟恐廹我前或有近人居不傍門户邊仍多向貧家不為華屋牽香不祈人聞芳不取世妍似此性孤潔秋毫絶縈纏彼有不知者乃謂花莫先折之貯玉瓶已是傷其天更大開苑囿和根以之遷反指榮得地帶露淚自漣浸違山林意宣其本性然和羮尚不願其

餘安足言但願復反本同盟松竹堅西湖之孤山猶嫌
朝市喧上對玉輝山下臨珠媚淵外此唯雪月往來許
周旋三友共一笈歲寒同百年雖與世落落自分安其
偏

廵歷郡邑閭人若未厭棄夾道爭向觀疑我形孰似得
之道聽餘咸謂物吐氣老姦與宿贓神奪而心悸預知
犯難逃已多速奔避先嘗受其賕今皆償之既非懾使
者來安得自知畏予默揆諸心斯言未深契一切氣不

美先儒說有味彝倫君盡去大半為鬼魅禽獸爭食人殆盈野盈市迹其所作為殆惡過異類不潔食不飽甚焉官與吏慘酷以濟之甚君豺虎噬豈直如得情哀矜至流涕刑法用當窮根本惕若癘豈謂猶有民能喜使者至或鞠躬焚香或遠送旗幟望來漳民情願留泉民意此猶頑果然不食生可覬惟知有罪者患不速去離何啻千百輩拖行纔一二自嘆水一杯孰救炎火熾傷心復傷心竟夕不能寐

餞山泉呉守

泉從九江來發自廬山趾不啻如渭清時出到盱水淵淵媚如珠甘歠足千里何妨遇山下一時險而止不礙以亨行果行險自强真利用禦寇上下順而理方當執熱中以濯豁有喜且當正渴時得歠快如洗盱人望膏潤戀戀正未已顧如歲大旱用汝甘霖比不容私一方宇内並傾企盈科放四海有本如是耳安得長流盱混混以終始河南已治平河内難留矣好將世俗汚盡洗

入清泚溥博澤周流功成大如此却歸山泉間育德德
孰擬作聖以為期善養功更偉

謝朱汀守惠古風

民何業於鹽由生在水國因之利其利資生本無責未
能損與之盡絕豈為得後世與古異以此命為脉如寬
之一分不禁之太廹上下亦相安何至遽相阨柰何籠
之盡一線路亦塞乘以風氣惡遂至大作慝舟聚至數
十衆聚動數百殺越人於貨禍烈恣慘刻誰謂在王畿

有此凶醜赫深為腹心憂非但股肱厄聖上欲並生猶
未忍誅謫欲如渤海郡但以安作則中外多賢良逖及
僕罔測豈非老不死可以賊擊賊初非欲勝之化誘盡
籌畫碩寘終不回不免出兵草猶非殺為威止欲就擒
獲竟未始血刃獻囚不獻馘精別分死生不失我心測
或不以事觀浮言肆虗嚇語穽險且危聞者轉相惑非
望復非才宜不見浮格成虎而鑠金莫辯只自黙偶爾
事倖成不至大差忒免罪已踰分何勞被恩澤感公成

人美古調鳴嘖嘖僕以瓦釜酬自笑言啞啞

病中答客

客侈言告予二月春爛如後過前不及於今正豐腴况復晴暄久行樂人聯車時鳥啼葫蘆酤酒醉且呼遊子偕遊女爭先耀街衢被惱訴無處半是顛狂徒昔人秉燭遊過時欲何娛恨公獨抱病與時不相扶容膝斗大室呻唫何時蘇奇花將衰謝綠葉將扶踈閙鳥聲輙善能似五柳無予謂客所羨眩於形色歘競千紅萬紫錦

繡不足鋪變千態萬狀絲繪不可圖無一非形色乃生理緒餘耳目不能思心冥獨荒蕪形形色色者根本何取諸藏用而顯仁顯微元不殊徒見形色者不識精粗抑豈知造物不知彼在吾中和萬物育皆備我不誣造物莫窮極形色纔斯須物既惟我造何嘗離須臾見即常自見非二常與俱卧遊不必動徧遊靡所拘不在行且疾速至其神乎春工盡天巧衆妙何可譽病我一形色千萬曾不瘉我室非斗大宇宙此一廬徒以我視

我無怔為我吁徒以斗視室宜謂局不舒或者病不樂我樂人莫踰反是彼遊人非樂徒馳驅僅與蜉蝶輩逐逐飛盈迻迻二月雖將盡吾即風舞雩客心猶未悟笑我何其愚

病中口占

人於不病時豈知病時惡重如加刀鋸輕亦急束縛寒如大冬氷熱則盛夏鑠四肢外猶解五臟內似剠石卧身經難木瘦氣削弱痛苦千萬端堅忍力不角貴勢富

强身不能與我博若非禍自求安受外氣虐一息秋毫閒不來不可度百憂一不興百念一不作萬事不到胷萬卷束高閣學在身外者無一可倚託坎中維寸心不亂猶獨覺清明尚如在志氣神自握如圍城未陷主帥守彌確如㢕屋未顛主翁立尤卓或悠然以遊何懼以何怍人能處未病如病乃良藥生本自憂患死反由安樂恃吾身安强氣馬恣奔溝精炎火焚林物溺水赴壑醲醉酒池竭姣淫欲海涸魄壞魂何存神去氣宜索盛年

已衰翁槁形止虛殼如飲鴆自毒如操刀自斫病殞何怨尤孽非天殞落病中因苦口戒以命為謔我幸非此證不似彼舛錯惟震雷巽風二者相擊摶平生一泓水洗手雙赤脚何為攻之憏欲庇無智畧欲進不得前欲退不得却如竟不可瘳廢棄真刖若無復行世間豈更步可學借曰病未死餓死可云莫安之若天命天命非寘寘

和陳七峯七詩韻

濁世九黄河太虚一明鏡混混皆隨流烱烱誰獨醒崛
起孤峯髙盡把衆山領根基既超然培植功且更
乾坤露端倪宇宙幾竒恠萬化俱成章一視靡有界即
此為真文於外本無待所願學如何豈不信兹在
洞然一止水浪静仍風恬心微在精一動凶由二三根
深自生色形神猶飲酣一毛猶有倫聲臭無容叅
上達何外暴真樂非幽園凡有動於境恐皆離乎天我
自淡不厭彼徒争相喧峯髙果峻極無論百千年

百千始一年漫分三百六來信非有餘往屈詎不足形
有消猶水德常久如玉世間無神仙但戒小結束
形相猶吾廬主者自有執執乃所性存不計年百十廬
則有壞時似井廢不汲能原始要終修短非緩急
萬分川流異一本大化同小閉即俱塞大徹何不通大
人猶赤子少成同老翁今古任異世不息將何窮

和吳伯成七夕韻

老大不知老尚欲驕新秋金稚力未勝如兒方啣啾稍

養浩然氣終當凌斗牛巧夕乞巧者稚兒輩可羞老拙眼尚明却笑羣目幽造物真大巧容得智力不巧亦不自知變化神鬼驚夏將烘爐鑄至秋成金城金城包宇宙萬寳藏難明今夕且對月酌酒與子盟仁熟如美種由我獨善耕金聲而玉振秋乃集大成

七言古詩

歌晏恭人平寇偉績

策勲賞賜轉更强壯士不知是女郎嘗聞此語人罕見

婦女誰及如張良有嘗因郡謀亂逆自將千人乘無防
此其代夫有反掌所尤難者有婦孀或傾家産率部曲
或善騎射多殺傷有如二孀乃能爾勝幾丈夫陣堂堂
誰知慶歴丞相後有女晏氏生閨房女婦曾氏作内則
中守大節嚴於霜平時如坤自柔静一旦遇變何方剛
紹定己丑汀寇起所至殘滅勢孔張愚者束手只待殞
懦者䰟喪仆且僵男子紛紛類若是何望孀有鐵石腸
晏氏獨如負將畧通身是膽智滿囊慨然以義誓境内

黄牛山上寨可塲其上可屯數萬衆列為五寨如五鄉一時郡縣幾千里已多成墟渺為荒屹然此寨乃獨立雖極險阻如康莊龍巔山頭有草木草可藥箭木可鎗亟令先賊盡採取兵器犀利鋒莫當且自捐廪凡數十半年可足山上糧以是賊雖千萬衆不能敵我計策長殆似天地自設險非城非池如金湯殆是女中千人傑非山非寨人煌煌此功雖大豈望報恭人之封未足償但把涕唾視官爵節義不朽為義方顧此識度更超越

視古烈婦有烈光子善繼志永不忘恭人雖死為不亡

天台石橋

石橋龍行甲台山吼雷噴雪透玉關石梁擬倫固未易
龍湫埒美猶艮艱風神凛凛聳毛骨如在天外非人間
昔聞今見未曾有遊人何嗟行路難

趙宗判請遊巖溪

三山來由北巖溪三十里近何崛奇地闢天開幾千朞
神藏鬼祕人莫窺竹溪黃溪何派支太白子厚名始垂

未知此溪發其誰河潢自天磐石資含霜奪日森旌麾
巖雷銀海增雙輝出千古秘此一時潭間歸來為發揮
寶藏驟興福所希溪宜有靈潛自嗑非公遇我我遇伊
昔無今始有已知宜為知已加護持成鼎可絕魅與魑
遊騎可馳驥與騏兩山揷天天猶低如城夾地地莫巇
混混中間流天池往來深藏龍與螭巨石萬狀磊不羈
奇木萬種名莫推始度石梁堂少棲方見主人心遠而
此身恍在何天涯非人間世如驚疑須臾緩步行委蛇

雙龍之湫氣杳微進前宿雲雲欲迷疊嶂高張熊虎旗
皃淙石門互變移翠寳玉練氷雪飛壁立萬仞文公題
愈上愈高青雲齋書堂屹立天然基如有千巖萬壑姿
一覧俱盡無纖遺主人惠我何多為時方六月三伏期
但覺清冷生氷肌清境清賞何加兹更醉似酒醇不醨
飽水飽石渾不饑更飽一德充肝脾大帥如古刺史規
溪變為好政可追僕如椰子有許疵溪改為愚嘗自悲
主人愛客忘尊卑畏日與彼愛日暉灑然執熱清風吹

洗盡塵襟無毫釐主人昔年詠浴沂盈科放海川之師源流素蓄萬頃陂傅巖蟠溪隐未宜髙岡鳳合朝陽曦猿鶴知主無催歸欲羡形容無好辭斐然狂簡嗟非詩

蓮花

暴之烈日無改色生於濁水不受汙疑如嬌媚弱女子乃似剛正奇丈夫有色無香或無實三種俱全為第一實裹中懐獨苦心富貴花非君子匹

五言律詩

溫州雙峯寺

兩水旁流合雙峯對立分未窺龍鼻面且過鴈山門玉練泉流石天低露濕雲經過隨分好猶未副前聞

和陸伯微韻二首

百蔦鍏難敵伊誰是特知近嘗繙䕺說久惜負胷奇整頓須教早招來已恨遲英豪施異說勲業定相隨

我坐深山底炎涼總不知任他人正鬧嗟世事無奇叔盡歎難遂芹思献尚遲薦堂終萬里還許走相隨

挽吴𨼆齋

朝市逃名利清明照日邉隆冬霜裏栢盛夏火中蓮純行渾無玷嘉言賸有傳歸全復何憾吾黨獨呼天

鴈蕩靈巖

展旗天柱立寶印伏獅雄瀑噴千珠碎窓開四牖空爭奇排恠石獨秀出狐峯龍鼻泉流出如何造物工

七言律詩

過峡山寺

庾嶺分來峙兩山夾山成峽水成灣上林下石森儺障南海西江屹一關水若龍藏涵碧色山如虎伏出蒼顏人來人往消何許誰似山長與水間

江陰風寒地有感

西浙因曾究竟看澄江端的是風寒戶門人合為防密南北天非立限寬誤認孤軍成僻小誰思緊處是辛酸願興重鎮加經理忍見寥寥守備單

同陳守遊碧落洞二首

攬轡驅馳始得閒便陪五馬訪名山恍如境出青霄外真是身遊碧落間地闢天開非假鑿崖高壁立自成關奇奇怪怪難名狀獨荷元龍許附攀

乳滴珠垂石綴旒氷清醽綠水鳴球龍宫鳳穴排蒼壁燕壘蜂房湧碧琉公愛彼山巖石峻我貪此洞冷泉幽無雙奇觀難窮處便欲留身就隱休

和陳翔卿韻

碧落宜遊遂速奔千奇萬勝果中存天鍾神秀雙瑶室

地闢高深兩玉門下有紺寒流水徑上垂逺古斷山痕
獨憐地近人何逺久共沿流探本根

再和二首

洞要窮源入莫閒初頭底事做成山開先水獨為乾始
判後山方立地間氣濁下流泥作土滓堅中結石成關
奇哉故迹皆堪驗何日重來更共攀
石為雲蓋上垂旒水作氷壺一擊球似筍反生懸碧玉
如簪倒揷掛青瑠外猶虎踞風回嘯内若龍蟠氣轉幽

尚想初時開闢意何時更共爾游休

和戴石屏見寄韻二首

海邦太守常時有海上詩翁間世奇自賦歸來石屏去不煩繩削草堂知高情豈為時情改浩氣難隨血氣移句老律精何酷似昔題蜀相孔明祠

草茅恨我非時㨾五馬驚材無寸奇千里赤城皆欲殺一雙青眼獨蒙知每懷設榻迎徐意尚擬扁舟訪戴時炯炯此心常晤對思公輙復誦公詩

挽陳和仲二首

至寶幢邉寶噐鍾含光承影狀難窮明明山立千峰表湛湛鄞清萬派中鍊不回容精匪石灼無變澤氣如虹誰疑湖海豪猶在安得摟髙更卧龍

川流近海學易至源出慈湖派獨清進佩龍泉秋水洌退懐驪頷夜珠明介真不以三公易枉自無容一尺輕年未半生紆遠道哀哉何限不平鳴

寄題武夷橋林小隱

武夷山下出清泉觀象宜知果行緣小隱藏修人似玉

大書題品筆如椽峯高屹立天成柱溪靜光浮月滿船

箇是我心真境界元非六六彼中天

送盱江吳守以言歸二首

圓機珠活走盤中已試攡奇妙變通武庫精嚴鋒莫敵

智囊沉密計難窮先聲已早聞風采後實如新見事功

計日未多功不少復剛方長轉春風

斬新政令別規模迎刃恢恢解有餘去就雖輕心自若

使賢作變事如何爲民患祈從免社植根深惡始除

似此欲爲尚何限歸歟千里競攀車

同李文溪遊通天竅

石如紅玉間烏金工與天通直下臨中似室廬猶甀淺

外多崖宅却幽深公真清獻遊同昔我匪元公趣異今

但幸附名鐫在石當堅一介不移心

江心寺

心無倚着絶沉浮力破回瀾歸獨留遠過金山推碧玉

屹如砥柱立中流木猶桂在月中植人似身來鏡裏遊況是清秋方凈練真成銀漢着孤舟

五言絶句

謝王洪伯惠酒炭米五首

君許身比稷視饑真已如免吾學顔帖乞米李大夫

飽我德更勤青州兩從事酣飲愧無言未嘗識奇字

杜陵四海志不忍寒颼颼投我一紅爐果勝千金裘

風雪太清白顧懐似斯人超然萬松表一洗肝胆新

昨蒙記雲萍得得覩台星君宜厚自重絶似前金陵

酬袁守方秋崖遺寳帶橋詩以顧我老非題柱

客知君材是濟川功為韻十四首

非卿橋不立誰是杜武庫下浦未更新過者幾駑顧

月卿派天河星橋歎誰可如彼行道人病責涉在我

邁古大夫名後成大前造千崖秋氣高落成偕父老

江湖道四達坎險横危機一旦席上遇恵大政豈非

乾易以知險履坦期同躋誓彼不復過一笈駟馬題

臨淵似平陸徐行若安土推此以扶顛屹然中流柱
長纔二百尺婉若千里偶天下悦出塗旁午仕行客
覩自趙日久成令方能之拯溺由已溺信惟君子知
指麾談笑間朗若月出雲放之準四海經濟要屬君
成須千年固鉅石不可摧惟君心如石迺是爲梁材
盤龍友龍成山與巖峻峙今如添卧龍壯觀萃於是
事難處如易役大辦若細才力運有餘大川更誰濟
往來欲休息亦可樂自然上觀雲飛鳥下看魚泳川

亭帬龍兩翼欲躍勝高空濟人幾千百緒餘不言功

金溪道中六首

春意藏山川如童蒙未發一朝興勃然觸處争英傑

濃煙籠遠岫望眼如昏花欲暮還欲雨行人始離家

遠山沒雲煙不辨形與色茫如天下垂前路不可得

木落葉棲風陣陣着肌體應憶故園花欲開爲寒止

路傍逢古梅元是舊相識花萼知幾多萼萼相顧惜

出門逢行人經緯真如織織成幅隕長皆是名利力

七言絶句

偶成五首

六月渾如九月清霽天月色冷幽屏出門聊寄雙遨目二十四凹峯轉青

添我涼飈伴我閒今年新竹未云慳䙰嫌户外三兩箇遮斷東來半好山

農家命脉寄田畞可但稻粱枯與榮造化何許須多力須臾活幾萬蒼生

南風正起北風微誰謂秋高尚馬肥但願金飈摧落木
和根亦仆擬何歸
柔條嫩葉春新媚勁幹剛枝歲久嵓欣厭人情每相反
欲支大厦問憑何

題碧巖二首

萬山擁碧屹不動萬石嵌崖何可攀似這立身須定得
定時方始是牢關
碧巖只在丹霞裏丹碧從他色自殊我斷不隨他境轉

身心一定誓無渝

二月道中效趙章泉體四首

鳴蛙一部不虛鳴知為農人奏樂聲一歲勤勞方此始侑他南畝饁時情

苦雨花無色與香送春葉漫綠和黄蠶聲百鳥飛鳴少遽聽催歸叫夜長

躑躅紅花何實用壯丹名品只虛奇看今春晚方艱食何似充饑有蕨萁

耕者勞筋苦骨餘富家倉廩始多儲及饑合發方窖閉不識私家得食諸

附錄

自識

文忠歐公有曰文欲開廣勿用造語及毋模擬前人孟韓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爾至哉言乎真文法也然此為能文者設若予者拙訥不文有時近文而出不得已而應則亦輕率不知所以裁徒見其迂闊而非開廣

强勉而非自然既不能造又不能擬其為不成語而有愧前人多矣故疇昔雖或有斐然妄發未嘗留藁中間有親友見之不忍棄為之收拾類聚因而成編遂有誤傳録以去者於是不能掩其惡而匿其醜予每病之乃就其間選其彼善於此者姑别存之名曰敝帚藁略第又竊有感焉文忠嘗稱黄夢升之文謂其辯博雄偉其意奔放猶不可禦獨恨求其全藁竟不肯出雖僅得其數語亦為諷誦嘆息而不已則予藁恨無一可如文忠

之所稱者是藁之出雖不全也視黃夢升不其愧甚矣乎宏翁色恢自識

門人鄭無妄書後

無妄竊惟先生之文若易說若周禮記若講義若家傳學者已爭先覩之為快矣獨於文集之大成則日月以俟而未之見無妄屢以此請而先生謙遜未遑僅示其略學者果能以謝上蔡讀論語法讀斯藁則先生之文固略矣而先生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果可以詳略

求哉無妄敬刻之純軒與四方之士共之倘不以鄙言為非思過半矣

